

有一对生活在烟台的小夫妻结伴骑摩托车去西藏，进入藏区的途中遇到了一只流浪狗，不知是什么特殊的缘分，那条狗告别了其他的流浪狗一直跟着他们，他们是肯定不能带它的所以不太理它，但是它奔跑着跟了他们很久，久到他们不能不面对它，偶尔也要给它喂食喂水。

又一起走了很多很多路，小两口还是决定坚决不带它，因为路上太艰苦了自身难保根本顾不上它，于是就在一处休息的地方将它托孤给一个人家，好像还留了一些钱，房东也同意好好对待这条狗。就在他们重新上路的时候，被关起来的狗发出了难以名状的哀鸣，就是催人泪下那种，隔很远都还能听到，终于，他们决定接受它为家庭成员。

一路上这条狗总是冲在前面，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它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警示提醒，寻找

### 纸博



## 一条狗的星辰大海

张欣

前它应该没看过大海，它完全被震撼了，它不知道它的努力能够得到眼前的一切。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对于不太理想的结果最大众的认知是运气问题，不太愿意承认是自己努力得还不够，破执和抗卷也是目前非常有市场的说法。我想这条狗但凡有一分钟的犹豫可能就永远流浪了，有多少人人生因为我们提前倦怠了便失去了最后的闪光。

请相信，我所说的成功的意义绝不是占有更多更大的名利，不是豪车豪宅奢侈品自由，就是武志红老师说的，你与你热爱的工作或者事业建立起了深层次的关系，从而产生了心流，你会在做事当中体验到愉快、神往、灵动和如天降一般的助力，用我们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找到了感觉，这便是我们的星

## 村长哥哥

卢大海

每个人的成长中是不是都有一个兄长的存在？他憨憨地笑着，任劳任怨，默默地帮你干活，你一直习惯于此，甚至认为理所应当，后来猛地想起，却发现亏欠他很多。我大伯家的二哥对我而言就是这样的存在。

二哥的父亲，我叫大伯，是个身高一米五的老头子，一天三顿饭都是端着碗蹲梯子上吃，家里桌椅板凳啥都不缺，就是不习惯，叫不下来。二哥结婚那天，牛车把新娘拉到门前，大伯还乐呵呵地蹲在梯子上不下来，村里人一阵阵大笑，二哥作为新郎，只是憨憨地笑，说俺爹习惯了，怎么舒服怎么来呗。二哥就这么着，在大家的嬉笑声中，把新娘领进了门。大伯精神有点不好，有点拗，就知道背着个篓到处去爬山坡摘酸枣、柏树子晒干卖了钱，后来酸枣核、柏树子卖不上价了，他也不管，每天早晨蹲梯子上吃了饭就背着篓出门，一天也不知道饿，有时候晚上黑了也不知道回家，二哥就拿个手电出门去找，在大伯经常出没的山崖下边喊，爹啊，回家了，爹啊，你在上边不？夜深了，一声声的爹传出去好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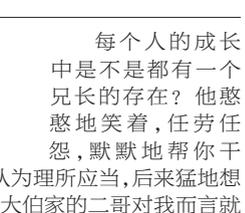
村子穷，很多人出去打工，二哥被人推着当了村长。他没啥脾气，就笑着，谁家有事儿他就去帮忙，谁家劳力不在家他就去搭把手，时间长了，大家觉得这么个人也行。

后来我考上了师范，拉二哥来家里喝酒，他跟我说，以后要孝顺叔叔婶子，家里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他会帮着收拾的。再喝了两杯，秃噜了几句：要么你读完大学再回来吧？家里小学那几个老师真不行，你好好学，回来教我们自家的孩子。我在外边读书，读完大学读研究生，有一年过年回家去看他，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跟我说，弟啊，你文化人，你这几天在家里空了能不能教一下你侄女，孩子死用功，功课不行，在班里倒着数，你帮着调调。我教了七八天，说：哥，孩子要么读个技校学个技术吧，考高中悬。他憨憨地笑：你都教过了，肯定能上高中，也跟她叔一样考大学读研究生。后来孩子读了技校，进厂子做了工人，也很快就结了婚生了娃，开开心心整了一大家子。二哥高兴得很，跟我妈汇报闺女过得多好，公公婆婆对孩子多好，外孙多可爱。我也替他高兴，一村之长腰杆儿可是硬起来了。

目标什么的，当然还有情绪价值。直到它跟着小两口回到烟台，这条狗在海边站了很久很久，在此之

较，少一点无奈的服从。不要跟我说当流浪狗也很好，最讨厌这种在内心深处原谅自己的托词，我对这条狗不是感叹和理解，而是佩服，它凭借己之力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家，从此脱离了卑微的流浪，它就是有办法感动它喜欢的人。

你敢说你尽力了吗，只有尽力了，才能感动同行和贵人啊。



溪山春霁 (中国画) 顾党生

在我小时候的食谱中，最难忘的是外婆的泡饭。生长于浙江河姆渡畔古镇的外婆，是很懂得“饭稻羹鱼”诗性文化的。她老人家往往选择用当地肥短饱满糯米煮熟的隔夜冷饭，加开水热一下，或是直接用开水泡一下即食。虽然简单，但我却觉得温馨。一碗看似平淡无奇的泡饭，却体现了外婆的生存智慧。至于过泡饭的“小菜”，那年头，外婆家并不富裕，往往是随意地就地取材，诸如她老人家自制的酱瓜、咸菜和萝卜干、大头菜，有时还会有上海烤麸、宁波醉麸等乡土菜肴。我总是稀里哗啦，把泡饭几口吃完，背着书包去上学。

后来，生活条件改善了，外婆那江南文化中的精致精细精明的基因又自觉地展现出来了，首先表现在过泡饭的“下饭”小菜上。她老人家除了传统的乳腐、

常常被人问起：“杨老师，你平常写字画画吗，还是刻刻印章？”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书画印一样也不会，我的名字应该叫杨不会！”

我是一个懒惰人，花功夫的事儿坚持不了，所以也就甭学什么艺了。但是从事了编辑出版工作，那就无可避免地成了一个“杂家”。三十多年的编辑生涯，我居然意外地混成了一个艺术类图书编辑中心的“掌门人”，这归功于我的运气，因为我既得到了诸多书画家作者的加持，也得到了麾下弟子的助力。

书业的艰难“压迫”着想做一点事情的编辑在练好“内家功夫”（埋头审稿）的同时发展“外家功夫”（抬头吆喝——营销能力），“内外兼修”的高手是被外部环境 and 不断实践练就的。我不属于高手，勉强算个“两门抱”的“复合型人才”，哈哈！成为策展界的“后起老朽”

辰大海。当然很难，也很辛苦，但是不要放弃，只要是自己认准的目标就埋头去做，少一点杂念，少一点计较，少一点无奈的服从。不要跟我说当流浪狗也很好，最讨厌这种在内心深处原谅自己的托词，我对这条狗不是感叹和理解，而是佩服，它凭借己之力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家，从此脱离了卑微的流浪，它就是有办法感动它喜欢的人。

你敢说你尽力了吗，只有尽力了，才能感动同行和贵人啊。



溪山春霁 (中国画) 顾党生

在我小时候的食谱中，最难忘的是外婆的泡饭。生长于浙江河姆渡畔古镇的外婆，是很懂得“饭稻羹鱼”诗性文化的。她老人家往往选择用当地肥短饱满糯米煮熟的隔夜冷饭，加开水热一下，或是直接用开水泡一下即食。虽然简单，但我却觉得温馨。一碗看似平淡无奇的泡饭，却体现了外婆的生存智慧。至于过泡饭的“小菜”，那年头，外婆家并不富裕，往往是随意地就地取材，诸如她老人家自制的酱瓜、咸菜和萝卜干、大头菜，有时还会有上海烤麸、宁波醉麸等乡土菜肴。我总是稀里哗啦，把泡饭几口吃完，背着书包去上学。

后来，生活条件改善了，外婆那江南文化中的精致精细精明的基因又自觉地展现出来了，首先表现在过泡饭的“下饭”小菜上。她老人家除了传统的乳腐、

常常被人问起：“杨老师，你平常写字画画吗，还是刻刻印章？”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书画印一样也不会，我的名字应该叫杨不会！”

我是一个懒惰人，花功夫的事儿坚持不了，所以也就甭学什么艺了。但是从事了编辑出版工作，那就无可避免地成了一个“杂家”。三十多年的编辑生涯，我居然意外地混成了一个艺术类图书编辑中心的“掌门人”，这归功于我的运气，因为我既得到了诸多书画家作者的加持，也得到了麾下弟子的助力。

书业的艰难“压迫”着想做一点事情的编辑在练好“内家功夫”（埋头审稿）的同时发展“外家功夫”（抬头吆喝——营销能力），“内外兼修”的高手是被外部环境 and 不断实践练就的。我不属于高手，勉强算个“两门抱”的“复合型人才”，哈哈！成为策展界的“后起老朽”

如果现在要我说什么是一个作家最需要的，我会回答：原点和时间。

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改编自刘庆邦老师的小说《神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读者总以为刘庆邦老师生活在矿井之中——不然怎么会写出那么“黑”的故事？当然这不是实情，作家只是拥有相关生活经验。前几天我问刘庆邦老师，为什么你总是写煤矿，是因为方便吗？是因为偷懒吗？他呵呵一笑，摆手说不是。我们都知道刘庆邦老师非常勤奋，文学创作的常客甚至是劳模。随后刘庆邦老师严肃地说，每个作家都要有自己的原点，也可以说是你出发的原点。难道你没有吗？

有，谁还没有故乡呢？谁还没有童年呢？如果没有咱们也能编。马尔克斯笔下布恩迪亚家族的故乡马孔多小镇就是个虚拟的设定，福克纳“邮票大小”的故乡——约克纳帕塔法县，也是作家考验读者“语文”水平的手段：Yokna 意为“土地”，“patawpha”意为“犁开”。莫言的高密乡已经“举世闻名”，而苏童的“香椿树街”经常会被另一些粗心的读者，比如说我，记成“香樟树街”。但从原点“挖矿”这件事，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好。这当中还有别的秘密。

下面是我接受的另外一堂文学课，讲的是时间对于故事的意义。

很多年前，我和上海的评论家吴亮先生一起喝茶，喝到深夜（因此也可能是喝酒）。早上四点半天光微亮，我们要分别。吴亮老师忽然抓着我的手，对我说，小饭，今晚发生的一切你先不要写。我说，好。吴亮强调，答应我。我说，说话算话。但五年后可以写吗？我问吴亮老师。他说好，就五年后。

## 外婆泡饭

曹伟明

有时，精明能干又懂得养生智慧的外婆，还会炒一些时令的小菜让我过泡饭。春天，笋丝炒肉丝加点豆腐干丝；莴笋上市时，凉拌莴笋浇上麻油，生鲜且酥脆。夏天，人的胃纳差，榨菜肉丝便是外婆烹制的调胃良方。秋天，萝卜干切丁和毛豆子共炒，再淋一点酱油，加一小勺白糖收汁，吃时清脆作响，总让我欲罢不能。冬天，外婆用自己腌制的咸菜，配肉丝炒冬笋丝，鲜得我眉毛都要掉，记忆深刻。

外婆泡饭里有我外婆的性格特质和文化追求，更有江南人经济实惠的生活方式和智慧。

这就是近几年的事儿。起因是上海图书馆上图书馆在十号线地铁站内开出了一家新门店，要和“地上”馆内的门店有所差别，书店的两位主理者考虑到场地面积的优势，打算打造一个“艺术·文创空间”，就约了我，“三个臭皮匠”开了个“诸葛亮会议”，议出了一场“三闲集——沈嘉禄、管继平、杨忠明书画小品展”，严格意义上说，这是我策的第一展。一炮而红后，上图书店地铁店成了我策展的主阵地，个展、群展络绎不绝，不过我这个策展人基本是隐身的，包括我执笔的前言大多也不具名。

最早暴露秘密究竟是在福州路艺苑真赏社，还是在淮海路上海香港三联书店的上海画廊，我真的记不清了，总之第一次看

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展览的海报上是有点“抖豁”的。当然“老面皮”也是靠“百炼”成就的，仔细想想，策展和我做书的策划其实就是异曲同工。策首先要有点子，但更关键的还在于

人头熟。秘密暴露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我和我的朋友们的作品已经不局限于市中心的福州路、淮海路上的书店。我们浩浩荡荡深入大杨浦，来到了学悦风咏书社，在此已经连续举办了“春风有信——中国画小品展”“风动书香——管继平书画小品展”“方寸风雅——金大鹏藏书票展”等与图书深深结缘的展览。

我是一个“艺术百搭”，尽管样样不会，并不影响我对书画印等艺术的兴趣。就如同我并没

## 策展老朽胡言

柏伟

有走上专业棋手的道路，却也可以为我喜欢的棋类运动做实实在在的普及推广工作。而我又是一个服役三十五年的书业老兵，想尽办法把读者“引流”到实体书店来相聚是我的本分。因此早先的策划作者签售、讲座，到眼下的尽心策展，只是为了搭建好作者、编者、读者沟通、交流的平台。

过不了几天，第三届“广结扇缘”扇面、小品展又将在沪港三联书店亮相，从首届年龄都在五六十岁的“七君子”，发展到在涵盖“五零后”到“九零后”的“十三太保”，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我这个动脑动嘴不动手的策展人真有点迫不及待地想尽快吹响开幕的哨子！

## 十日谈

看展在上海 责编：沈琦华

“科技文物展”为游客了解中国古代科技文明架起了一座桥梁。

1946年，冯至先生开始动笔写《杜甫传》时，抗战胜利已是去年的事了。但那种山河破碎、生民万苦的感觉，应该仍旧萦绕在他的脑海里。抗战是八年，安史之乱也是八年，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虽然相隔千年，但在冯至先生那里应是有种极为强烈的共时

感的。正是在此情境下，他才觉得自己看懂了杜甫其人其诗，必须写这本传记。

时隔七十多年，这部《杜甫传》之所以读来犹新，毫无过时之感，跟冯至先生当时已有深厚的中西古典文学修养，有着宽阔的现代西方文学视野及清晰的认知，尤其是严谨的治学写作态度密切相关。正像他在“前记”里所表达的那样：“作者写这部传记，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关于一些个别问题，有的采用了过去的和现代的杜甫研究者所下的结论，有的是作者自己给予初步的分析或解决。”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冯至先生在写杜甫青年时的两个犀利的判断。一个是，他认为杜甫在长安期间，受贫困所迫，也受事业心驱使，“为了求得一个官职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另一个是，他认为杜甫当时所在意的祖上荣光、家族传承之类的东西，其实对他只会起到负面作用。因此，只有等到动摇了大唐帝国根基的“安史之乱”发生后，不得不远离庙堂之上而流落到尘世间的遭际，才是让杜甫从政治梦想中幡然觉悟，并坚定地走上属于自己的诗歌之路的关键。

在冯至先生看来，那个动荡至极的时代不仅重塑了杜甫的灵魂与人生，也让其诗歌艺术发生了质的激变。关键是他做出了最符合自己本性的抉择。实际上，他是有机会改变生存状态的。当他任左拾遗时，只要他少提点建议和意见，这个差事还是能安稳的。但他选择了直言，最后不受待见地黯然离去。当他受严武庇护进入幕府后，只要不计较那些人际之事，想活得安稳适意也并不难。但他只想做真实的自己，于是选择了离开。其实，在杜甫带着家人四处流离期间，也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有亲朋故旧，也有仰慕其才学的官员，换句话说，他在当时是有很多人脉关系的。但凡他愿意联络关系并经营自己的人，找到摆脱贫困状态的机会并不难。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不是这样的人。生活不管多么的困难，只要还熬得下去，他就会选择承受，因为他不想违背自己的本性。

正是因为这样的抉择，他才会流离动荡中贫困终生，但是，也正因为这样的抉择，才使得他活成了真正的杜甫，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诗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但看到了国破家亡的普遍性灾难与痛苦，还深切地体会到了底层百姓的蝼蚁般的悲惨命运，此外还有对自然界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时刻感应，于是山河大地、万物生灵才为他全然敞开，向他坦露出最为真实深刻而又丰富的面貌和意蕴。

## 夜光杯



杜甫的抉择

赵松

余于傅苏堂购得“张謇文镇”一对，其红木文镇上镌有金色张謇先生撰并书之八字联曰：“如是我闻无有我相，不见异人当得异书。”反复阅读后占纪。

一对檀红，平分合洽，采得殊方镇纸。巧匠刀锥，刻就欲流光赋。伴笈粉、文字飞扬，卧素榻、亮窗明几。问携来、祈福香奁，不曾颠乱醉颜里。

阴沉轻薄安帖，还弄丹青墨韵，模棱方技。问学磋磨，更了竖横关系。须恪守、狼藉云蓝，记夜深、如敲棋子。第无名、韶岁门衰，忆君由此始。

## 绮罗香·访江海博物馆

蔡竞

余于傅苏堂购得“张謇文镇”一对，其红木文镇上镌有金色张謇先生撰并书之八字联曰：“如是我闻无有我相，不见异人当得异书。”反复阅读后占纪。

阴沉轻薄安帖，还弄丹青墨韵，模棱方技。问学磋磨，更了竖横关系。须恪守、狼藉云蓝，记夜深、如敲棋子。第无名、韶岁门衰，忆君由此始。